

金門保衛戰 70 周年 / 緒戰 大嶼島浴血殲敵



↑ 范麟將軍(前排左1)於民國53年6月對軍隊進行校閱。(圖/范珍)

今年逢金門保衛戰七十周年紀念，此保衛戰包含了大嶼島戰役及古寧頭大捷。古寧頭大捷只是在此作戰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單單以古寧頭作戰是不能代表的。從家父范麟(四十四師長)撰寫的自傳及金門保衛戰之緒戰——大嶼島戰門、金門保衛戰之認識與建議等諸篇文章簡單彙整出來，特為緬懷參加此戰役英勇奮戰的官兵，為國犧牲奉獻的精神，迎來光榮的勝利，奠定臺灣金馬七十年的安定和繁榮。

大嶼島是金門線島以北之一小島；潮漲時，成為一接近大陸之三角形小島，退潮時，與大陸之東園、梁厝、江厝等連接成一片可以徒步通行之陸地。大嶼島戰門，是金門保衛戰之最初戰門，也是金門保衛戰之一部，並可說是重要之一部。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，李良榮司令官奉最高統帥之命，率領第二十五軍(轄第四十、四十五師)，配屬第一二〇一師(欠六〇三團)及戰車第三團第一營(欠第二連)，擔任金門防務之責。其第五軍(欠)守備小金門。第二十二團李良榮司令官隨即著手防衛作戰諸準備：情資收集及判斷、作戰判斷、防衛工事構築、作戰任務訓練、戰場經營、嚴格戰場紀律、士氣培養等工作，都是在這段期間內完成的。我第二十二團李良榮司令官奉令防守金門之初，即指派第二十五軍第四十師(欠一團)進駐大嶼，構成前進陣地。第四十師師長范麟，為期能強化固守，以上下崎嶇與雙連連成之線，分全島為東西兩部，東部以第一一八團(欠一營)及西部以第一一九團分任守備，線上屬第一一九團。第一一九團第三營為預備，置於陽塘附近，師指揮所位於陽塘。各部隊以沿島北面及島內村舍為主，構築野戰據點工事，而以陽塘高地為核心，形成面式據點防禦陣地。

十月九日午後六時起，共軍砲兵，突然向大嶼守軍第四十師，全面猛烈射擊。晚上八時左右，共軍趁退潮之際，徒步分向大嶼北面及西面展開猛烈攻擊，與我守軍第四十師之第一一八團、第一一九團沿海守備部隊發生激戰，而以崎口下西北地區為最猛烈。我軍第十八軍之第十一師第三十一團，原奉命於九日晚到達大嶼島，接替第四十師之防務，俾第四十師調赴廈門作戰。詎料當晚共軍即對大嶼島發動攻擊。是以共軍砲火對第三十一團之海上運輸，大有妨礙，午夜，第三十團之先頭部隊約一個營，在敵砲阻絕射擊之擾亂下，遂次到達在雙連附近登陸集結。該團瞭解狀況後即受第四十師師長之命，加入作戰，位置雙連以東附近地區。第四十師師長范麟，指揮若定，陳維金副師長董勇督戰，力挫強敵。

戰至十日晚一時許，我軍陣地在共軍猛烈砲火(尤其四一化學迫砲)轟擊下，多為摧毀，守軍傷亡慘重，乃逐漸被壓迫退守山頭，上下崎嶇，及雙連附近之線。晨三時左右，我第一一九團為上下崎嶇之爭奪戰，而逆襲進出於該村者再次。敵我雙方均付出相當代價，戰至拂曉前，師長決心放棄上下崎嶇之爭奪，轉進山頭與雙連連成之線，與登陸之共軍對戰。並於十日晚間調整部署完畢。十日天明後，共軍對我以步砲聯合展開全面攻擊，然我軍對共軍情況，因日晝及居高臨下關係，甚為明瞭，於是我乃以預備隊第一一八團第三營組成逆襲部隊，於上午十一時左右對山頭正面之共軍，強行逆襲，迫使後退。於午後三時許，又以預備隊第三十一團之一個營組成逆襲部隊，向雙連方面，由共軍側翼發動逆襲，予共軍重創，以減輕共軍對雙連守軍之壓力。

十日之戰鬥，共軍經我兩次勇猛之逆襲，受創甚重。於是雙方始終對峙於山頭，雙連附近之線。十日午後第二十二團李良榮司令官有鑑於大嶼守軍孤懸，支援不易，遂於當日下午四時，令第四十師師長范麟，主動設法向金門本島轉進。經師長考量當時情勢，轉進能在無船運輸之情況下，於利用夜暗退潮時機，徒步先向小嶼島轉進後，再由小嶼島船運回金門本島。乃一面決心將書面密封，交由兵團團長官攜回外。一面召集各部隊長面授口頭命令，由第一一八團第三營以一個連擔任轉進護衛任務，其他各部隊於午後五時三十分至陽塘東南附近隱蔽地區集結，午後六時起我大嶼島守軍開始按第三十一團、第一一九團、師指揮所、第一一八團之順序在嚮導引導下，由陽塘向小嶼島之後保轉進，到達後保時即在海岸集結待命。此項轉進行動始終未為共軍發現，至午夜前安全撤抵小嶼島後保附近海岸集結，計官兵約二千餘人。十一日晨八時三十分左右，由金門後浦調來之不船兩艘到達小嶼島後保，於是各部隊依轉進順序分別乘船至金門沙美附近登岸集結待命。不幸於船運中為共軍發現，即以砲火對我轉進部隊施行破壞射擊，使我傷亡益增。此戰除第三十一團，接戰時間較短，傷亡較少外，第四十師第一一八團及第一一九團犧牲較重，故此戰役我軍傷亡甚眾，共軍傷亡則倍於我。

到十二日整個戰鬥結束，大嶼島戰門規模雖小，我們參戰的部隊，結果對金門大捷勝利很有關係。共軍最初計畫先行拿下大嶼島，十一日同時對金門、廈門發動攻勢，因大嶼島作戰碰到硬戰，就打破全盤計畫，改變計畫十五日先攻廈門，二十四日再攻金門。因此遲延攻擊金門時間，使我軍獲得多達十二天的時間，來調整部署。這時我十八、十九軍都陸續到達金門，增強我們金門保衛戰的力量。(上)

【作者速寫】范珍，民國六十三年入伍，服務陸軍至八十年退伍。

以忠義之師為榮

民國六十四年春秋時節，我班超部隊直屬甲騎兵連由臺北北口營區移駐新竹湖口，實施三個月之基地訓練，我連與北軍團所屬一〇二裝騎團某營駐紮湖口營區，裝甲獨立第一旅進駐第一及二營區，也就是後來常做為大規模閱兵的場地，我連甫由金門前線返臺未及半年，首次進駐基地，雖然落實精訓訓練是達成建軍最高期望之目標，但是練兵集訓專業經驗上，終比不上前述較常進駐基地的裝甲旅(團)，惟處於那樣的年代，全營區朝氣蓬勃、士氣高昂之表現，尚無二致。

翌年初春，訓練進入尾聲，壓軸大戲畫夜顛倒訓練一周的野營拉練登場，對於白天睡眠不能進食，夜間演習反吃三餐，違反生活常態規律的初體驗者，著實非常不習慣，苦不堪言。

回想我班超部隊以「忠義」著稱，此優良傳統淵源於師之前身——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三軍。該軍於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開打前，國軍為縮短防線，在最高統帥的大戰略規畫結構下，自請率部過臺灣抵運河端對敵阻擊，並掩護工兵架橋，俾利第七兵團由隴海鐵路西撤，以萬餘之眾抵十數萬南下包抄匪，激戰四晝夜，終

以彈盡援絕，獨臂將軍中將軍長陳章壯烈殉國，敵前陣亡可歌可泣。翌年，國府追贈其為上將，該軍同時由政府頒賜「忠義之師」榮譽稱號，由於該部犧牲慘重幾乎全職，國府特念該部忠烈義行，足為全軍典範，特准其召集殘餘幹員招募粵籍兵士重整建連，並保存該六十三軍番號為傳承，嗣以一路轉進，且戰且走到了海南島的該軍，雖號稱轄屬二師，卻不逾萬眾，三十九年奉命撤退抵臺時，更屬戰損後的殘餘兵力，翌年，復以該殘部併入六十二軍之一部，縮編為六十二師。

在民國六〇年代，由於師長邱中岳及葉昌焯將軍的正確訓練及領導之下，參與六十四年秋與陸戰隊的對抗(林上演習)以及翌年初夏與忠誠部隊的對抗(中原演習)均有佳績，我以曾身為「忠義剴悍」之師的一分子為榮。

【作者速寫】邱輝煌，陸軍第一士官學校常士班十五期，民國六十九年上士衛士退伍。



我住碉堡的日子

民國五十八年端午節後隨部隊移防金門，才接觸到碉堡，通常一個班一個碉堡，一個排駐地分得很遠，繞一圈要一個小時，身為排長的我跟著火力班住，碉堡旁有條小路大約走十五分鐘有個村莊名為「西浦頭」，再往下走可到古寧頭。

早年的步兵連除了睡覺的碉堡，其他什麼都沒有，沒有廚房、沒有廁所、沒有浴室，野地草叢是我們的廁所，海邊水井是浴室，連長對我下令說：「何排長你給連上蓋一個飯廳。」當軍人的只



能說：「是。」第二天排附跟我說：「排長！不要擔心，蓋飯廳很容易。」接著我們全排人馬割草、砍樹，不到三天飯廳蓋好了，說是飯廳其實就是茅草棚。

部隊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訓練，戰技絕不可以荒廢，以中央公路為界，靠大陸的一邊是第一線，另一邊是第二線，第一線衛兵站哨，子彈上膛關保險，白天是單哨，夜間是雙哨，有狀況可以開槍，但開槍也有原則：一、看不見不打；二、打不到不打；三、打不准不打。換防，每個人都要適應，夜間偶爾會有槍聲，大部分是哨兵緊張過度，稍有風吹草動就開槍，夜間也曾發生有人向哨兵扔石頭，哨兵馬上反應給班排長，那這一夜就不用睡覺了，全排的巡防區巡查，確定沒有異狀才得休息。

從踏上金門的那一天，從各種氛圍會嗅到前線的氣氛，阿兵參加各項活動都是全副武裝，誰也不知道對岸什麼時候會打過來，雖然我們在金門那二年並未發生戰事，但是意外經常發生，誤闖雷區、哨兵誤傷、施工意外，在金門除了訓練就是構工，其中以炸坑道意外最多，當軍人，輩子沒到過金門是個遺憾，去過金門的人二年沒回臺灣休過假也是遺憾，在前線有些設備和事情在臺灣本島是看不見的。

一、反空降堡：這種碉堡通常設在重要路口，是個圓形約二層樓高的碉堡，頂部有五〇機槍二挺，哨兵在最下層，平時指揮交通，戰時是反空降的利器。

二、反空降叉：這也是為反空降設置的，通常放在較平坦的開闊地，以防敵人空降。

三、馬燈：第一線的部隊大多沒有電，一種照明設施，用的時候要打氣，亮度很強，馬燈數量有限，一般的碉堡都是用「油燈」。

四、撞球檯：在金門最好的消遣就是打撞球，連部有撞球檯，金門幾乎每個老百姓家裡都有，一桿一塊錢，星期假日幾乎家家客滿。

五、狗肉多：現在臺灣幾乎已經沒有人賣狗肉了，何況賣狗肉也犯法，但是在那時候，吃狗肉是很普遍的事，一個班養幾條狗是很正常的事，高粱酒配狗肉，人間美味。

二年住碉堡的日子，可以說刻骨銘心，沒去過的人很難體會，如今退役多年想起往事，我們為國家也付出過青春歲月，生死一瞬間，能平安回來才是最重要的。

【作者速寫】何德大，政戰學校(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)十四期體育系畢業，曾擔任陸軍官校體育組上校組長，民國七十九年上校退伍。